

T 5424/3221

3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OF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AUG 22 1939

右五十六章

問孔子母意母必母固母我與佛氏無人相無
我相無前念無後念何以別曰聖人之心渾然
一團天理凡有應感純是德性用事心體乾乾
淨淨那裏有一毫意必固我若佛氏之無相無
念是併天理德性而一切俱無也安得與吾儒
之母意必固我並論

右五十七章

問子絕四何不說子絕四絕意絕必絕固絕我

哈佛大學漢和
圖書館珍藏印

又何不說子母四母意母必母固母我而曰子
 絕四母意母必母固母我何也曰此二字正見
 聖學所以為妙絕者絕無之詞母者禁止之詞
 絕字是說功夫究竟處母字是說功夫實落處
 言絕而不言母是言上達而不言下學不謂之
 孔子言母而不言絕是言下學而不言上達亦
 不謂之孔子用母字功夫造絕字地位故曰下
 學而上達此孔子之學所以異于人而知于天
 也解絕字為無字可解母字為無字不可

右五十八章

性者心之生理生之一字乃吾儒論心論性之
 原故曰天地之大德曰生又曰生生之謂易乾
 則大生坤則廣生天地以生物為心而人得之
 以為心此天理之所以常存而人心之所以不
 死也吾儒之所謂生指生理生字而言論理不
 論氣告子之所謂生指生死生字而言論氣不
 論理謂理離于氣不是謂氣即為理尤不是惟
 論氣不論理此生之謂性之說所以開異學之

端也。吾儒言生佛氏亦言生苟不明辨其所以生則儒佛混矣。

右五十九章

問人心至虛不容一物。理在何處安得不說理障。曰人心至虛不容一物。處就是理安得說理在何處而以理為障也。異端之所謂理誤指物而言。吾儒之所謂理正指不容一物者而言耳。

右六十章

人心之初惟有此理。故乍見孺子將入于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此時固容不得一毫殘忍刻薄之念。亦容不得一毫納交要譽之念。殘忍刻薄納交要譽。雖不同。同謂之欲。故謂心之本體容不得一毫欲。則可謂容不得一毫理。則不可。蓋人心之初惟有此理。豈可說容不得。或問如何是理。曰即所謂怵惕惻隱之心是也。

右六十一章

思索文字忘其寢食。禪家謂之理障。余少年正坐此病。蓋詩文翰墨。雖與聲色貨利之欲不同。

然溺志于此而迷其本原是亦謂之欲也既謂之欲余方病其為理之障也又安得復歸咎于理哉認欲為理而復歸咎于理誤矣余敢以此為理字雪千載不白之冤

右六十二章

理障二字固是佛氏差處吾儒不能闢之已不是或又從而附和之何也理之一字乃天地間自然那移不得的道理正程伯子所謂不以堯存不以桀亡者佛氏要滅也滅不去吾儒要添

也添不來只是吾儒指點出這箇字如呼寐者而使之寤耳原非專為闢佛而創出此字也且謂之曰理自是無障謂之曰障還不是理可見附和其說者特察理不精之過亦豈有心從彼而甘于異端哉

右六十三章

問佛氏于性字上添一真字何也曰這箇真字極有說若曰這箇知覺運動的性是真則那箇仁義禮智的性是偽不待言矣不知知覺運動

固是真仁義禮智亦不是偽今既以知覺運動
為真以仁義禮智為偽安得不以圓融廣大為
真以規矩準繩為偽以恣情縱欲為真以存誠
持敬為偽也世俗方坐此病而佛氏又從而羽
翼之故至今深入膏肓而不可採藥悲夫

右六十四章

夫子與曾點與其素位而樂天非與其放縱而
恣肆也人情方喜放縱而惡檢束而况又以佛
氏先入之言為主于是托之春風沂水之樂以
騁其放縱恣肆之病至于狼狽決裂蓋亦不少
也豈不惜哉善乎康節先生之言曰自有吾儒
樂人多不肯尋以禪為樂事又起一重塵

右六十五章

陽明先生曰君子無入而不自得正以其無入
而非學也說得極是右不言學而惟言自得是
不深造之以道而欲其自得之也必不得矣舍
學求樂舍深造以道求自得此佛老所以誤晉
室之諸賢也

右六十六章

問晉室諸賢皆一代高才何不知自愛至此曰
當時老莊之教盛行人人皆錯認了道理誤以
放言肆行蔑棄禮法為真為高為無心為自然
以謹言慎行顧惜名節為矯為偽為有心為沽
名所以流蕩忘反至此非明知其非而故蹈之
也又問彼獨無良知與曰良知自在只因一念
錯認了道理遂大迷終身不悟耳

右六十七章

世之砥節礪行循規蹈矩而不聞道者誠有之
未有真能聞道而遂不砥節礪行循規蹈矩者
也執節行規矩而槩以為聞道固不是外節行
規矩而別求箇聞道尤不是

右六十八章

世俗論真在不拘禮法異端論性在絕仁棄義
而于禮之一字掎擊尤甚如此病痛牢不可破
恰似自古生知的大聖人把一切禮法都丟過
任意自家縱橫必不似學知的聖人只拘拘在

禮法上又恰似禮之一字專為後世迂儒設不為自古大聖人設不知孟子論堯舜性之處却云動容周旋中禮者盛德之至哭死而哀非為生者經德不回非以干祿言語必信非以正行何也不惟說禮且說動容周旋中禮不惟在大節上要緊雖一步一趨一言一動細微曲折眾人容易忽略處都是確然不苟的如此難道說他不是自然性之的聖人可見吾儒論真論性與世俗論真異端論性絕不相同人又柰何以禮為偽為迂以不拘禮法為真為自然哉知此可以祛世俗之障可以破異端之說

右六十九章

喜事功而厭道德樂寬大而惡檢束人之常情不知聖賢所以重道德者非薄事功而甘迂濶也。以道德為事功乃真事功也。所以重檢束者非惡寬大而甘桎梏也。以檢束為寬大乃真寬大也。不然厭道德而喜事功則枉尋直尺併事功亦不能成矣。惡檢束而樂寬大則越禮犯法。

併寬大亦不可得矣。于此見聖賢之見遠而世人之計左也。

右七十章

問喜怒哀樂如何見得中節。不中節曰我喜而人不以為可喜我怒而人不以為可怒我哀樂而人不以為可哀樂。便是中節。故曰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這句就是發而皆中節。謂之和的註解。解的何等明白。又問何以天下之大本解未發之中。曰若不解作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則吾儒之未發亦異端之無無亦無矣。

右七十一章

問夜氣之存不存何處驗得。曰其日夜之所息。平旦之氣其好惡與人相近也者。幾希可見。好惡與人相近便是喜怒哀樂中節。便是夜氣存。好惡與人相遠便是喜怒哀樂不中節。便是夜氣不存。極容易驗。大學唯仁人能愛人能惡人。

是斧斤不魯伐的見賢而不能舉舉而不能先見不賢而不能退退而不能遠是旦晝牯亡的好人之所惡惡人之所好是牯之反覆夜氣不足以存的孟子夜氣之說不是幽深元遠的話說乃天德王道一貫之學也若丟過好惡只講幾希便落元虛便非孟子之旨

右七十二章

問惟心之謂與指的是人心是道心曰心只是一箇心那有兩箇操則存便是道心舍則亡便是人心舍而復操便是道心操而復舍便是人心玩二則字真是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故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僅僅十四字解人心道心惟危惟微曲盡其妙真所謂聖人之言也

右七十三章

聖賢論心不外綱常倫理出處辭受動靜語默于此件件透徹步步踏實才見真心才是真正學問得力處在此用力處亦在此若世俗論心反于放言肆行的人說心地好心上真正佛氏

所謂直取無上菩提一切是非莫管也。世豈有此理。且不知有心學者無論幸而知有心學。而又外綱常倫理出處辭受動靜語默以求心。吾不知心學果何時可明也。

右七十四章

問自古有學儒而其人非者。有學佛而其人非者。何也。曰。學儒而其人非。是其人非也。非學儒之過也。有學佛而其人非。是其人非也。非學佛之效也。昔人有誤服砒巴而生者。亦有傷食五穀而死者。豈砒巴能生人。而五穀反死人哉。知此可以定儒佛之辨矣。

右七十五章

孟子曰。性善。又曰。人皆可以為堯舜。可見天生蒸民。原都是儒。曷嘗分某為儒。某為佛。哉。但後來擇術不精。一時誤為所惑。遂叛儒習佛。始自遠于吾儒耳。非生來性惡而不可為儒。為堯舜也。孔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其旨深矣。

右七十六章 七十七章

右七十八章

世之論善惡禍福報應皆歸之佛氏此大不然
 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作
 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惠迪吉從逆凶
 非吾儒之言耶羿善射皋盪舟皆不得其死然
 禹稷躬稼而有天下又指其人以實之矣至于
 史傳所載尤為章明校著蓋善惡禍福報應昭
 昭不爽此自是天地間實理實事原非幻妄原
 非渺冥故曰夫微之顯誠之不可揜如此夫曰
 誠者言其實有此理實有此事也彼佛氏之說
 恠誕不經誠不足道而或者乃以天地間如此
 實理實事反歸之佛豈未聞吾儒餘慶餘殃之
 說耶語云一念而善景星慶雲一念而惡妖氛
 厲鬼嗚呼嚴矣

右七十九章

栽培傾覆正是體物不遺處此所以中庸鬼神
 章後即言報應大德受命天地何心鬼神何心
 人亦何心只是一理之自然感召耳而或者朝
 脩德而夕望報一或不應輒以為天地間無善

惡報應之事不知一為報而脩德又是偽又不
是誠如何能感格天地故曰居易以俟命必居
易以俟命而無一毫望報之心才謂之誠才謂
之德才能受命大德必受命是論其理居易以
俟命是論其心且如禹稷躬稼而有天下禹既
以身報矣稷至十六傳而子孫始有天下稷即
大德難道以其身強與造化爭只得居易以俟
可見君子居易以俟命正是道理合當如此彼
不務安命而行險以徼幸真小人而愚者也

右八十章

子思前說鬼神之為德也其盛矣乎後便說質
諸鬼神而無疑可見不質鬼神不可以言學詩
云相在爾室尚不愧于屋漏神之格思不可度
思矧可射思兩引之以為證又可見不慎獨不
可以質鬼神程子曰有天德便可語王道其要
只在謹獨嗚呼盡之矣

右八十一章

夫學一也有異端之學有越俎之學有操戈之

學何謂異端之學佛老是也而佛氏為甚二氏非毀吾儒不遺餘力乃巧于非學之尤者而講學者多誤信之故不可不辨何謂越俎之學吾儒講學所以明道也講間惟當泛論道理如孔子論明德新民子思論天命率性孟子論夜氣性善皆是泛論何嘗着跡譬如白日當天在在皆其所臨照時雨露足處處皆其所潤澤非專為某人某人而照某人某人而雨也無論居官居鄉當講學日不得議及他事論及他人方得講學家法不然是以議事當講學以論人當講學也不幾于越俎而失體哉何謂操戈之學吾儒學問當以孔子為宗而顏曾思孟周程張朱皆誦法孔子後學所由以津梁洙泗者也若曰學當以孔子為宗而周程張朱皆不足法即此一念去學千里矣以周程張朱為非以孔子為是是孔子特不敢非耳若孔子可非則亦非之矣非宋儒而宗孔子亦非真宗孔子者也且非宋儒而獨宗孔子是其心以孔子自任也以孔

子為宗則可以孔子自任則不可即此一念去學萬里矣况此心一慣其勢不至併孔子而非毀之不已也又何以為宗孔子耶世之非學者方且非毀宋儒而我又從而附和之不幾于操戈而入室哉蓋異端可駁也而以駁異端者駁時事則為越俎異端可闢也而以闢異端者闢宋儒則為操戈此尤人情之易流學術之隱病不可不亟辨者也嗚呼不講學者無論即躬行講學毅然以聖道自任者多坐此病而反令非學者借為口實其所關係不小異端之病余于錄中已詳辨而越俎操戈之病則未之及也因書此與同志共戒之

馮從吾又書

夫謂之學以學道也然道一而已矣而學則多岐焉故學不可不辨也明辨之先于篤行也孔門之正宗也故卑之而功利也易辨也惟高之而寂空也難辨也何者此性命彼亦性命此生死彼亦生死混之而無別淆之而不清非深于聖道者不能析其弊而歸之正余少有志于學

中間亦為異教所溺者數年近始悟而反之乃知吾道至足亦至精也歲乙巳至長安訪少墟馮兄而商正之遂留余精舍中頗久日為辨難每至夜分喜而忘倦其高足弟子亦鱗鱗共集話也余稍發其端少墟則大闡其蘊辨虛實有無邪正幾微之介昭然如明鑑之燭鬚眉不爽也此非深于道者乎則其開我之迷而鼓我之趨者益誠不淺矣余別後少墟乃述其言次第成篇共八十一章傳之宇內則所以指導來學者功豈細耶嗚呼有志于學者其尚毋忽于斯言

友弟岐陽張舜典謹跋

門人阜城杜邦泰

洪洞左立功

壽張陳所學

蒲圻汪良

安居何載圖

陶山張延祚

涇原許高

許尚

天水甄韶

平涼石國柱

靈臺楊可立

三水張標

隆德董三策

平利段可教

段可養

馮翊楊天秩全校

馮少墟集卷二

語錄

疑思錄

長安馮從吾仲好著



疑思錄余同年友馮仲好氏錄其講學語也仲好讀中秘書冠柱後惠文冠正色立朝天下想望其丰采及休沐過里則杜門却掃足不踰戶閩乃多士執經問難戶外屨常滿嘗手學庸論孟書詔諸士溯洙泗淵源挾鄒魯秘密力闢秦



蕪共偕大道語具錄中其潛心理學篤信聖人
情見乎辭矣而自題曰疑思且曰吾斯之未能
疑何居千古聖學肇自唐虞允執一言直開草
昧宣尼承之曰篤信好學曰信而好古未聞以
疑示者卽疑思問一語正思祛疑非求疑也至
白沙先生始曰大道本無階級以疑為階級故
大疑則大進小疑則小進仲好之旨其本此乎
余謂疑信非有兩心疑正所以信也萬里之程
始于跬步必真信其可至然後肯秣馬脂車日

征月邁亦必真經歷跋涉然後能躊躇岐路詳
審迷津倘測想前途若越漠渤望瀛洲方丈然
尚在恍惚有無間而欲質所向往問征夫以前
路其何疑之從世之不信學者旣任其惶惑敝
精神于無用信者又固其扃鑰視天下為無可
疑其信心過于信學其所疑益成其所不信終
其身或信或疑而卒無所成此夫求前而却步
南轅而燕程者也故苟志于學卽疑益矣無問
信不志于學卽信非矣無問疑雖添雕氏所謂

信未易言然亦從此信入也仲好聚友講學諄諄信之一字爲從遊者規而茲錄顧皇皇若弗及疑余謂此正其信後語且以藥世之自信而居之不疑者耳門下執經多士皆篤信仲好者傳覽茲錄苦所及不廣謀付剗公之同好而問序于余余寡昧不知學然夙辨此信心故此堅多士之志若能疑與否則多士當自得之余何言仲好論著甚衆善利有圖辨學有錄訂士有編關學有編其餘種種未艾率多發前賢所未發然大疑大進得力處在茲錄故信仲好者亦當自茲錄始

萬歷戊申孟夏既望關中年弟周傳誦書

少墟馮先生疑思錄成寄猷一帙寓書曰願子一言以弁諸首猷因仰而讀俯而思尋繹久之廼嘆曰先生真善讀書者哉今夫四子之書表章自程朱頌降自

昭代其理炳如日星夫何疑試觀海內三尺童子皆能誦說搦管爲文且謂家思孟而戶顏曾

矣奚足疑矧先生稟然為一代大儒卽刪詩書定禮樂皆分內事又何待疑且思也噫嘻我知之矣衆人以書觀書祇藉為制科羔雁而一切無補于身心是不知疑者也賢知者左袒二氏反厭薄聖賢之言為無奇是不屑疑者也不知疑不屑疑則均之未能思矣先生力排異端羹牆堯舜故于四子之書以心讀之以身證之證之而是也則已纖毫未協焉得不疑疑稍未釋焉得不思思者明之基而疑者信之漸也猷觀

錄中大都悟後語自別如曰一本大學都是格物不必另補一傳則羣言之折衷也曰論語論功夫不論本體論見在不論源頭中庸則合併言之如此而後可以洩孔子之秘破異端之非則道德之闡奧也曰由孔孟而後至今日才好說只消轉念不消易業則舉業之標的也曰天地間惟有此道仲尼顏子之樂乃所以樂道非懸空別有箇樂一言而聖賢心體有歸宿矣曰孔子曰學而時習之不曾說出所學何事孟子

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是其解也孟
 子願學孔子故特拈出聖學之原以示人一提
 而孔子孟宗傳若券合矣又曰甘得淡者品高容
 得人者量大見何卓也志伊尹之志須從一介
 志去學顏子之學當自四勿學來功何密也講
 到無言處方知道在心旨何約也諸如此類皆
 發先儒所未發直破千古之疑者也夫能破千
 古之疑者必自一念之能疑始假令尋行數墨
 駕言無疑直矮人觀塲者等耳烏能剖藩籬窺
 聖域力障狂瀾羽翼傳註之若斯哉白沙有言
 以我觀書則開卷得益以書博我則釋卷茫然
 若先生真能以我觀書者矣漆雕氏曰吾斯之
 未能信正其疑未釋處先生曰吾斯之未能疑
 正其力求信處故曰思者明之基疑者信之漸
 也或曰先生默識道體烏乎疑又烏乎思曰疑
 曰思直謙詞耳猷曰唯唯否否昔宣尼讀易嘗
 絕韋編矣夫以聖人天聰明之盡奚事韋編屢
 絕哉疑之也疑而思思而信是以十翼成焉先

生之疑思毋亦宣尼讀易之遺意乎名之曰謙
猷不敢知矣 峇

萬歷己酉春三月荆山門人楊嘉猷元忠甫書
於靖邊之吏隱軒

長安馮少墟篤志洙泗之學日取四子書潛而
玩之隨有所得隨卽劄記久而成編名曰疑思
錄寄音以貽不佞不佞讀之亦不能不疑疑而
不能不思也少墟之疑思錄何居洪範有言思
曰睿睿作聖不疑則思不起不思則不能通微

不能通微而謂之誠可乎故知思誠之學起而
疑而成于思也入聖之階也卽夫子亦必四加
而後不惑則四十之前夫子必疑而思矣周公
思兼三王其有不合者仰而思之則不合而生
疑端周公亦善疑且善思矣顏子疑於高堅而
後其思亦苦及聞博約之後卓爾妙其立境而
可謂非思之有得也若曾子之問則疑端更甚
而思則可知至一貫之印而始渙然冰釋使
時曾子不疑而不思卽孔子啓以一貫恐不生

神解而一唯孟子曰我四十不動心則四十之前心猶動矣必疑而後動思而信之疑之而不動則孟子浩然之氣亦由此疑思而得之故曰大疑則大悟小疑則小悟若曰卽不思之本體而存之無事思念不必窮索運水搬柴卽為神通妙用言則甚易而證則實難自謾謾人不淺吾恐於聖人明善誠身之學無當也少墟於四子書善疑而思之故有所得以成編大悟大徹可知已作聖之功不在茲乎若不佞亦不能無

疑而不能善疑不能不思而不能善思不能有所得如少墟耳且此疑思之義亦精且微矣人徒知易以卜筮立教乃稽疑之典不知易之卜疑卽疑而思之以求合天則之學也故曰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參伍錯綜於心而理有定衡執而守之不難不然者疑根未破此心搖搖不如風前之絮乎何以爲事爲之準故知易之立教乃擇乎中庸而明誠之學非徒如世俗卜筮之謂也少墟之讀四子

書人以為少墟之善學四子故疑而思之會而通之吾以為少墟之善學夫易不用卜筮而自有神明之道也且今四子書治舉業者舉能言之海內坊刻幾於充棟中間亦有當者不當者然為舉業而作則為文而解其義不為身心而求其旨也雖能疑且思思而有妙解出若過於漢之訓詁吾終以為得而未得是紙上之機括非心中之妙悟若疑思錄者則異於是是為德業而作不為舉業而設若舉業則人疑思之可

也何勞少墟疑疑而思之易曰精義入神以致用也是錄中多有精義不佞不能縷細數之惟在善讀者之自得也先是吾鄉端毅王公則有四書意見文簡呂公則有四書因問其書皆直接洙泗心傳不為訓詁文辭之解知學者無不宗而主之今疑思錄出蓋稱鼎足矣王呂二先生而後學其在少墟乎

萬歷歲次己酉陽月望日岐陽友弟張舜典頓首拜撰

余自壬辰請告杜門謝客足未踰閩者三年。藥裹外惟以讀書遣懷無它營也。間有二三同志及伯兄月夜過存相與講孔曾思孟之學。雖析疑義嘗至漏分或撫琴一曲或歌詩數首始別。蓋忘其身之病而亦忘其寒暑之屢更也。居恒多暇乃取所辨析者口授兒康年劄記之。鍼砭韋弦聊以自勗。歲月積久不覺成帙。要之遺忘不及記者尚多。此特存什一于千百云耳。一日為友人蕭輝之携去。越數日輝之詣余曰。吾

子用心誠勤矣。第聖賢精義不知果如斯否。恐其中又未必無可疑者。余當為子編次之。以就正于海內同心之士。余曰。唯唯。編成題曰疑思錄。蓋取九思中疑思問意耳。嗚呼。吾斯之未能疑錄中業已言之矣。同志不遺幸教我焉。

萬曆二十三年歲在乙未孟陬十日長安馮從

吾序

疑思錄卷一

讀大學

天地間惟有此道人生天地間惟有此學舍此更有何事

問大學之道曰大字最當玩味天地之性人為貴人生天地間原都是大的只因不學便小了大學之道三節道理已說完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至末不過發明前三節意耳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正是其本亂而未不能治處知本末則先後不待言故曰知所先後則近道矣又問知所先後則近

道固矣至於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節又從新民說起何也曰大人之學其志量要大其工夫要實觀欲明明德於天下一節可見必有明明德於天下的志量然後吾之明明德者不涉於二氏之元虛觀物格節可見必有明明德實在的工夫然後吾之新民者不涉於五霸之功利明德不涉於元虛新民不涉於功利然後謂之止于至善然後謂之大人之學

問至善曰明德而不知新民是異端虛無寂滅之學是世儒自私自利之學不謂之明德止至善新民而不本於明德是五霸權謀功利之學是世儒舍己芸人之學不謂之新民止至善明德新民而不知本末始終先後之序是異端懸空頓悟之學是世儒鹵莽滅裂之學不謂之明德新民止至善必明德而又知新民新民而本於明德明德新民而又知本末始終先後之序方謂之止於至善且謂之

至善見人性皆善吾德本明而吾明之原是吾性自然不容已事不是分外求明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明德自然不容不新民不是分外求新明德新民自有本末始終先後之序這次序雖毫不可缺毫不可紊皆是天性自然不容缺不容紊的不是分外強生枝節故謂之至善至善者指其自然恰好不容人力安排增減者言之耳此善字即易繼善之善孟子性善之善止於至善是直從本體

做功夫直以功夫合本體者此吾儒之學所以異于諸子百家也

心不妄動四字解靜字真發古人所未發蓋身不妄動易心不妄動難人心原是神明不測活潑潑地的豈能不動只是不妄動便是靜非塊然如槁木死灰然後為靜也此吾儒異端之辨

真妄最難辨有真者有妄者有似真而妄似妄而真者此處辨之不蚤則認真為妄認妄為真此心安得不妄動古人當知止時真妄之辨已明故至此方能心不妄動耳心不妄動不是容易能的此知止二字古人所以獨先之也

問格物曰言致知不言格物則落空物字有三解萬物皆備于我物字對我而言格去物欲物字指私欲而言此物字兼物我而言王心齋謂格物是格物有本末之物致知是致知所先後之知最為有見格物是格其知如何

致意如何誠心如何正身如何修天下國家如何齊治平中間孰為本孰為末孰當先孰當後節目次序一一講究明白則誠正修齊治平功夫才得不差明德新民始止於至善耳此格物所以為大學第一義

格物即是講學曰物見學不可談元說空耳格物二字千載聚訟不知講格物就是格物何事深求何事遠求

問本亂如何末便不能治曰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只毋自欺便是自慊

自字最妙欺曰自欺則其苦真有不可對人言者慊曰自慊則其趣亦有不可對人言者吾輩默默體驗自得月掛梧桐上風來楊柳邊院深人復靜此景共誰言

自慊二字甚有味見君子而厭然正是小人自家不慊意處安得心廣體胖故曰行有不慊于心則餒矣君子慎獨只是討得自家心上

慊意自慊便是意誠便是浩然之氣塞于天地之間

問良知小人有否曰小人而無良知何以見君子而厭然可見良知是人人有的只是君子不肯致小人不肯致耳

問如見其肺肝然不知肺肝從何處看見曰就從厭然揜著上看見

曾子曰三字乃曾子作傳立言之法不可作平日之言看左傳用君子曰史記用太史公曰皆倣此例

問幽獨之中何有指視而曰十目十手何也曰幽獨之中原無指視而却曰十目十手解者求其故而不得乃以吾心之明還而照吾心之隱等語以自家良知上發揮不知此却是解莫見乎隱莫顯乎微的話說與此節十目十手何相干此節正爲上文小人只說見君子之時有人指視所以不得已厭然揜著當閒居之時原爲無人指視所以敢于無所不

至不知指視雖在見君子之時而所以指視已在閒居之日何也譬如種五穀與荆棘及其生苗後人人指視不待言當其下種時恰似無人指視不知既有此種必有此苗雖有此苗實由此種可見人之指視不在生苗之後而即在下種之日矣是下種之日正生苗生葉生枝生榦人人指視之日也豈不嚴哉若自恃以爲此種也非苗也非枝葉也而忽之則無及矣有此心術必有此舉動有此意念必有此事爲不嚴于心術意念而徒嚴于舉動事爲此小人所以卒露肺肝而悔之無益也或曰閒居不慎而厭然于君子之見小人誠失計矣不知閒居之時一念方萌何以能知善知惡而慎之邪曰閒居之時一念方萌或善或惡人雖不知而自家良知却知的比別人還明白故又曰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此處才好說以吾心之明還而照吾心之隱等語蓋自家念頭起處一念善便是人人以

為善一念惡便是人人以為惡若是只憑着自家良知致去無為其所不為無欲其所不欲自是見得君子自是不消揜著此所以子思又說出莫見乎隱二句正是為十目十手補出一段源頭話說令人自視自指自下頂門之針耳不可與此節意混而為一也

少壯不努力而徒傷悲于老大康健不保養而徒蹙砭于病疾豐年不積蓄而徒稱貸于凶歲不雨不綢繆而徒拮据于侮予此皆閒居不知慎而徒厭然于君子之類也

少壯不努力便知必傷悲于老大豐年不積蓄便知必稱貸于凶年是少壯不努力之日即傷悲于老大之日豐年不積蓄之日即稱貸于凶歲之日也豈待老大凶歲而後知哉故曰十目所視十手所指其嚴乎

問十目十手別人的指視既這等嚴莫見莫顯自家的覩聞又這等真人却不肯慎獨者何故曰只是不曾着實講學若講飭着實明白

未有不慎之理

天下事只是人不肯心誠求之。若是肯心誠求之，真未有不中者。縱不中，亦不遠矣。誠字求字最當體認。

求字不是在外邊，紀綱法度上求，只是在自家心上痛痒相關一體不容已處求。于此處求，則紀綱法度一一皆從一體不容已處流出。自然與粉飾太平者不同。自然深入于民心，中字是直中。民心痛痒處，非徒以法度強民

于外而使之感也。只看那慈母，何嘗在外面強愛赤子，赤子亦何嘗在外面強從慈母，都是自然而然，莫知其所以然。而然一團天性，不容已處。故曰誠。後世君臣未嘗不求，只是在事上求，不在心上求。紀綱法度非不燦然可觀，多是偽多，不是誠。所以百姓不能實受其惠，縱然求多不能中。此世道所以不如古也。

一人貪戾，一國作亂，貪是愚不肖者之病，戾是

賢智者之病賢智之士刻意尚行矯情拂衆其所為多有乖戾不合人情處縱是實心為國亦足以釀禍而激變二字清濁雖異其一國作亂則一也曾子以此二字並言其慮可為甚遠

好人之所惡惡人之所好是謂拂人之性可見人之性都是好善惡惡的可見人性皆善故不知人性之善者不可以治天下一

大學古本原有錯簡還當依朱子草句為是第

此謂知也節與上聽訟節

雖分兩節原是同一非衍文亦非別有闕文也右傳之四章釋才才八字當序在此謂知本節之後

一本大學都是釋格物不必另補格物傳傳止該九章

聖經乃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其傳俱曾子之言不是門人記之也

疑思錄卷二

讀中庸

問天命之性曰如孩提此知愛是誰命他愛稍長知敬是誰命他敬這都是自然而然的故曰天命雖然此率性之道非天命之性也如何是天命之性曰孩提如何便知愛稍長如何便知敬這必有所以知愛知敬者在此蓋自父母初生時天已命之矣豈待孩提稍長後才有此愛敬哉知此則知天命之性問修道之教曰古之聖人初既出許多教人言語立下

許多教人規矩都不是強人都是教人各自率其知愛知敬之性耳有這言語規矩在則賢智者有所俯而就愚不肖者有所企而及故曰修道之謂教教曰修道只是明其教非強世耳

喜怒哀樂未發之中此千古聖學之源學者須在此處得力然後能發皆中節故羅豫章教李延平靜中看喜怒哀樂未發氣象而陳白沙云吾儒自有中和在誰會求之未發前

喜怒哀樂中節才是率性。若任喜任怒是無忌憚。非率性也。然則何以能中節。曰在戒慎恐懼。

七情之中惟怒為難制。不惟在行事上見得。即著述立言多嫉憤不平之氣。亦是怒不中節處。

問君子中庸。曰君子即下文舜回文武周公孔子。君子中庸即下文舜之智回之仁文之無憂武周之繼述孔子之道德九經皆是這中

庸不是容易能的。故曰中庸不可能也。中庸雖不可能。豈終不可能哉。惟至誠能之。故曰惟天下至誠為能盡其性。玩此節六箇能字。可見且至誠都是人人能做得的。只是人人誘于不能不肯致曲耳。故又曰其次致曲。玩此節兩箇能字。可見故君子尊德性一節便是致曲工夫。故下文又曰唯天下至誠為能聰明睿知。又曰唯天下至聖為能經綸天下之大經。又曰苟不固聰明聖知達天德者其

孰能知之。始終發揮一能字。可見中庸雖不
可能而實未嘗不可能也。末云至矣。即至誠
至聖中庸其至矣乎。至字總只是說箇君子
中庸。

問小人而無忌憚曰。此小人不是泛常小人。乃
異端之害道者。彼其教以綱常倫理為情緣。
以詩書禮樂為糟粕。以辭受取予為末節。以
規矩準繩為桎梏。其自視常居吾聖人上。其
視吾聖人之教不啻若弁髦之。其弊使人猖

狂自恣。以禮為偽。以肆為真。貽禍于天下後
世不小。故夫子斷之曰。小人而無忌憚。先儒
有言。無以學術殺天下後世。此小人乃以學
術殺天下後世者。若泛常說無忌憚。雖未嘗
不是。恐非中庸立言本旨。

賢知誤以中為不及。故以過為中。而失之過。愚
不肖誤以中為過。故以不及為中。而失之不
及。非明知其過與不及而甘之也。故曰。人莫
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

中庸不可能也。近來講學者把不可能處說的太高遠太元虛太奧妙，真是不可能不知于不可能則不可能矣。却又不中庸了。中庸不可能也。觀于此益信。

中庸不可能也。聖人又恐人無處覓箇中庸，故下文便有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之語。可見中庸道理只在綱常倫理間。若舍此別覓箇中庸，便元虛而流于佛氏。

問：遵道而行半途而廢，何也？曰：此悔心也。素隱行怪，後世有迷遵道而行無迷，可知無迷則遯世不見知矣。不見知而悔，安得不廢？故曰：君子依乎中庸，遯世不見知而不悔，唯聖者能之。可見學者必先絕去好名之心，而後謂之依而後謂之聖。

事父未能也云云，正是聖人能處，何也有未能之心，才肯去行庸德，謹庸言，勉不足，慎有餘。縱是到慥慥地位，聖人之心恰似照舊未能。故曰：躬行君子，則吾未之有得。原來不是謙

辭後世學者不及聖人處正坐自以為能之
病把許多不是都推在父兄朋友身上誰肯
自家認箇不能聖人曰君子之道四丘未能
一焉真非聖人不能為此說

在上位不陵下在下位亦不可使上之陵在下
位不援上在上位亦不可使下之援故在上
而割體統以樹私交在下而假風力以傲上
官皆使援使陵之道也使之陵而又不甘于
陵使之援而又不喜其援安得無怨

辭後世心者不及也人處正坐自以為能之
病把許多不是都推在父兄朋友身上誰肯
自家認箇不能聖人曰君子之道四丘未能
一焉真非聖人不能為此說
在上位不陵下在下位亦不可使上之陵在下
位不援上在上位亦不可使下之援故在上
而割體統以樹私交在下而假風力以陵上
官皆使援使陵之道也使之陵而又不甘于
使之援而又不喜其援安得無怨

